

## 非洲

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军人，从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向北行进了300公里，来到博克附近的考莱拉镇（Khoréra）。他们寻找镇里的一名青年领袖卡拉姆巴·德拉梅（Karamba Dramé）。他们发现他时，一名军人向他开枪。他在2008年10月31日抵达医院前死亡。

与非洲许多国家的情况相同，几内亚人民也在这一年中遭受食物和商品价格上涨的严重冲击。该国爆发了一连串游行示威，当局认为德拉梅是示威的组织者之一，所以把他杀害了。粮食危机成为非洲在2008年的标志，严重影响弱势群体，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影响尤甚。令人绝望的社会和经济局势，以及生活开支猛涨，令非洲各地的人们示威抗议。一些示威者采用暴力手段，毁坏私有和公共财产，而政府则经常过分动用武力来镇压抗议。保安部队造成多人伤亡，而这些人只是在争取得到合理生活水准的权利，包括得到食物的权利。抗议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一些人在被拘留时遭到虐待，或在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判处徒刑。保安部队中有人需要对处理抗议时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局没有开展调查来指认他们。

### 遭受剥夺

虽然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几年间持续增长，但非洲各地数百万人的基本需求仍未得到满足。人们的日常生计已百上加斤，他们被排斥于社会的边缘，甚至遭受政治镇压，令其苦况恶化。当局更试图压制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无力掌握形势。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局势以及生活开支猛涨，这些国家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和津巴布韦。这些示威有时很暴力，但政府通常会以更暴力的方式来镇压示威。2月底，喀麦隆多个城镇因生活开支上涨和工资太低而发生多宗暴力抗议，保安部队在事件中杀死了100人。一些被杀者的头部明显是在近距离遭到枪击。2月，莫桑比克有人示威抗议交通费上涨，当地警察用实弹射击抗议人群，导致3人丧生，30人受伤。11月，马里西北地区的勒雷

（Lere）发生抗议基本商品价格上涨及供水私有化计划的游行，保安部队向示威者开枪，至少有6人受伤，1人后来在医院死亡。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Ouagadougou）和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地区有群众抗议生活费上涨，示威后来演化成暴力冲突，随后保安部队逮捕了数百人。至少有80名被捕者在没有联系过律师的情况下被判处徒刑。

在津巴布韦，有群众抗议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急剧衰退，数百名活动人士因而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逮捕。许多示威抗议被警察以过分的武力驱散。联合国在年底估计约有500万人需要食品援助，但政府因政治动机而继续操纵获得食品的渠道。由于政府支持的政治暴力行为，数千人流离失所，他们大多生活在农村，丧失了他们的存粮、土地和其它生计。数千人继续流落到其它国家，希望籍此改善他们和家人的生活。许多人因走投无路而飘洋过海，将自己的生命安危交给人口贩卖者掌握。他们从非洲之角出发，穿越亚丁湾，试图抵达也门，数百人死于途中。在毛里塔尼亚，数百名据认为要前往欧洲的移居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许多人遭到不人道的拘留，并受到虐待，随后被驱逐出境，他们经常被驱逐到不是自己原籍国的国家，而且他们也不能挑战驱逐的决定。

非洲许多国家迅速城市化，贫困情况也十分普遍，这意味着许多人没有足够的住房，要经常住在贫民窟中。他们面临被政府强行驱逐的危机，贫民窟中也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例如供水和卫生设备。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许多人未经正当程序就被强行驱逐，而且也没有得到赔偿和替代住房。2008年初，乍得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发布了一项总统令，命令拆除首都恩贾梅纳的数千所家庭住房，当局认为这些住房是未经许可就建于政府土地上。数万人因而无家可归，被迫寻找替代住房。在肯尼亚，政府宣布在内罗毕河附近非正规住房的居民需要离开该区，数百户家庭因而面临被强制驱逐的威胁。许多国家监狱的条件仍远低于国际标准，这经常和监狱的过分拥挤有关。来自贫困家庭的犯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经常缺乏确保自己在拘留期间基本需求的资源。

### 不稳定的局势

一些非洲国家的武装冲突和不稳定的局势，迫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他们试图在国外得到国际保护，或在本国得到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在非洲一些最为严重的武装冲突地区，政府部队和武装团体完全无视人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冲突各方经常袭击平民，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仍广泛存在，儿童经常被征用于战事中，人道工作者也成为袭击目标。而要为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的人，几乎从未被追究责任。

在2008年，联合国和非洲的地区性维和行动增强了他们的作用，但仍未能在保护平民方面取得显著效果。这部分是因为资源不足。对于解决苏丹（达尔富尔）、乍得、索马里和刚果（北基伍省）的武装冲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等地区性机构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对于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和广泛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小型武器的扩散仍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联合国的武器禁运没有起到效果。国际社会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来打击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以保护商业利益，却没有采取

类似的行动来制止武器流入索马里，以执行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国际社会也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来制止冲突各方普遍的违反国际法行为，也没有追究那些要为违反国际法负责的人。

索马里的冲突近来又导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2007年1月以来，首都摩加迪沙及附近地区的战斗致使1万6千名平民丧生以及不明数量的平民受伤。过渡联邦政府未能控制索马里的中南地区，一些区域被武装反对集团攻占。据估计有320万人需要紧急援助，但人道组织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援助。救援人员、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经常遭到出于政治和犯罪目的的袭击。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在2008年下半年再度加剧。冲突各方犯下了多起侵犯人权的行径，包括杀害和绑架平民，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以及征用童兵。数十万人逃离战火。

达尔富尔的武装冲突在这一年来不断加剧，政治解决仍然无望。袭击平民、强奸、抢掠和摧毁村庄仍旧发生。数百万人在本国流离失所。由于整体局势不稳定，人道救援的车队也经常遭受袭击，人道组织无法接触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无法得到紧急援助。即使在本国的难民营内，人们也缺乏免遭暴力侵害的保护。仅举一例，政府军在8月包围了达尔富尔南部的卡尔玛（Kalma）难民营，向难民营开火，据报还进行了炮击，致使47人丧生。5月，武装反对集团“正义与平等运动”袭击首都喀土穆郊区的乌姆杜尔曼（Omdurman）。袭击发生后，苏丹政府迫害据认为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人。

数百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其中许多人遭受了酷刑和其它虐待。另外还有关于法外处决的报道。

在苏丹南部的阿卜耶伊（Abyei），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也爆发了战斗，导致该城镇被毁，5万人流离失所，并给苏丹南北之间的《全面和平协议》造成更大的压力。2008年2月初，乍得的武装反对集团袭击恩贾梅纳，乍得和苏丹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经过两天激战，乍得政府军击退了进攻。政府随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了反对派的不同成员，其中一人遭受了强制失踪。还有报道称，在袭击过后不久就发生法外处决。据估计有5万人为逃离恩贾梅纳的暴力冲突而在邻国喀麦隆避难。

在2008年，武装冲突并不是非洲广泛的不稳定局面的唯一原因。在很多国家，选举后发生的政治暴力也是制造不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肯尼亚，2007年12月30日的选举结束后，有1千多人死于有政治动机的种族暴力和相关的警方镇压。数十万人逃离原籍，一些人逃到乌干达等邻国。津巴布韦的第二轮总统大选前后，政府支持的政治暴力至少使18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许多人仍逃往邻国，尤其是南非。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暴力和不稳定局面，影响的不仅是人民的人身安全，还有他们的谋生能力，因为数千人丧失了家园、食物供应、使用土地和其它收入渠道。政治暴力致使数十万人依赖人道援助来满足其基本需求。5月，在南非有数万人为了躲避仇外袭击而逃离家园，他们失去所有财物，因而被迫依靠人道援助。在不同省份，受害者遭到殴打、性侵犯和杀害，而施暴者经常是住在同一社区的人，有60多人丧生，600多人受伤。这些仇外攻击部分是因南非人的权利被剥夺而加剧，而被袭的对象往往因为他们的国籍、种族或移居者身份而受害。官方的调查既未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也没有澄清导致暴力的原因。

## 排斥

非洲的许多群体仍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和排斥，他们无法得到保护免遭侵害，也无法就侵害获得补偿。例如在乌干达的北部地区，武装冲突期间发生过多起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仍处于贫困状态，精神饱受创伤，但他们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

在非洲各地，人们因为其性别或感染艾滋病毒而遭受自己家人和社区的歧视，他们的贫困状态使情况更为恶化。例如在南非，有57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贫穷的农村妇女要获取艾滋病医疗服务，仍然障碍重重，因为医疗设施往往在千里之外，高昂的交通费也令她们负担不来。污名和性别歧视，包括暴力，也影响了妇女保护自己免遭艾滋病毒感染和寻求医疗救助的能力。在多个社群中，妇女还遭到习俗法规和传统的歧视。例如在纳米比亚，一些种族的习俗法规就歧视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关于婚姻和继承的法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坦桑尼亚，白化病患者遭到谋杀，而谋杀是以仪式方式进行的。虽然坦桑尼亚政府谴责这些谋杀，一些人被逮捕，但在2008年没有人因此被起诉。在一些国家，有人因其（在他人眼中的）性取向而遭迫害，这些国家包括喀麦隆、冈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在许多国家，同性恋的性关系属于犯罪行为。

许多非洲国家的司法体制缺乏独立性。此外，司法体制经常缺乏资源，设备和人员不足，严重拖延刑事案件的审理。对于那些缺乏经济能力的人来说，与刑事司法体制打交道是一场恶梦。例如在尼日利亚，穷人如果要在合理期限内得到公正审判，就面临许多障碍。虽然当局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提供法律援助，但这远不足以使所有需要律师但无力支付的人得到律师协助，即使在那些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也是如此。尼日利亚在2008年有700多名死囚，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穷人。尽管如此，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共同体法院作出了一项标志性的裁决，命令尼

日利亚政府对一名妇女作出赔偿，这名妇女被当作家庭和性奴隶关押了10年，法院的理由是当局未能落实其禁止奴隶的法律。

## 言论

一些政府继续毫无理由地限制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但政府控制信息的行动也受到日益活跃的公民社会和较强大的独立媒体反抗，而且这些团体经常互相合作。当局经常用法律和其它形式的规定来限制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工作。在埃塞俄比亚，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来给人权活动定罪，并授予当局极大的权力来控制公民社会组织。在斯威士兰，新颁布的《打击恐怖主义法案》对恐怖主义定义的宽泛程度令人无法接受，该法案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并侵犯了言论与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乍得已取消了国家紧急状态，但一项限制新闻自由的总统令仍然生效。苏丹则加强审查私营媒体机构。在卢旺达，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独立媒体工作者的活动空间仍遭限制。在莱索托，对于广播电视的限制性法规，以及使用诽谤、煽动和类似的刑事罪名，仍对媒体工作者造成损害，并侵犯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肯尼亚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媒体的法案，乌干达当局则在起草类似的法案，而这两项法案都将进一步限制新闻自由。尼日尔政府禁止媒体报道该国北部地区的冲突，并禁止记者前往该地区。

在许多国家，包括安哥拉、喀麦隆、乍得、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和多哥，由于政府不同意媒体的报道内容，不少媒体因而停业。记者经常仅因开展工作而被捕，有时更被当局以刑事罪名指控。

在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乍得、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刚果共和国、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政府任意逮捕政敌。一些政治反对派成员还遭到强制失踪或非法杀害。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厄立特里亚，根本就不存在政治反对派、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人权捍卫者在许多国家仍面临危险，他们经常遭到骚扰，有时更因为捍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而被捕。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经常因为人身安全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

在津巴布韦，许多人权活动人士、工会代表和政治反对派成员被捕。一些人遭到政府保安部队或受当局指使的非政府人员绑架和杀害。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人权捍卫者也被逮捕。一些被拘留的人遭受了酷刑或其它虐待。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被当局取缔，或被当局威胁取缔。

## 追究责任

除非政府严肃地处理免责问题，否则非洲广泛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将会持续下去。目前，那些侵犯他人权利的人仍继续为所欲为。在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后，当局偶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这经常只是为了安抚公众的情绪，而不是为了查明真相和找到负责者。

在乍得，2008年2月发生了数百起杀人和其他侵犯人权事件，国家调查委员会在9月发表了调查报告，但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落实报告提出的建议。几内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2006和2007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但该委员会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活动。在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结束了公共听证，但在年底仍未公布调查结果。而负责调查肯尼亚大选后暴力事件的委员会，在10月公布了调查结果。虽然政府承诺落实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但截至年底，政府仍未推出落实建议的全面行动计划。

不幸的是，政府经常用调查委员会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代替司法调查，而司法调查对于确定个人刑事责任来说至关重要。

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处理几起非洲的案件。苏丹总统巴希尔涉嫌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族群灭绝，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因而申请签发逮捕令。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地区性组织，包括非洲联盟，却采取行动阻挠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呼吁安理会延缓执行该逮捕令。在卢旺达的推动下，非洲联盟通过决议谴责其所称的“对普遍管辖权的滥用”。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处理一些非洲的案件，但能起诉的人却十分少。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国家级别的司法机构也应因涉嫌犯下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包括采用普遍管辖权。令人遗憾的是，塞内加尔在乍得前总统哈布雷（Hissène Habré）一案上进展有限，这表明该国缺少进行认真调查的政治意愿。

非洲也有较为正面的进展。非洲联盟在7月通过了《非洲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在该法院开始运作后，如果非盟成员国同意让人权遭受侵犯的人直接联系该法院，要求得到有效的赔偿补救，该法院就可能促使结束非洲的免责现象。

## 结论

非洲的政府声称保护和尊重人权，但现实情况与此形成巨大反差，侵犯人权的行为仍然屡见不鲜。

在2008年，权利遭受剥夺的非洲人走上了街头。抗议经常演化成暴力冲突，而政府镇压异议和抗议，使人们更为不满。这些抗议可能仍会发生。

许多人仍生活在赤贫状态，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脱贫的机会。非洲的政府未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没有确保尊重法治，没有处理贪污问题，也不对其人民负责，这使严峻的局势恶化。

随着全球经济前景日益暗淡，我们期望非洲各地的公民社会仍有持续的源动力，以及人权捍卫者不顾危险挑战既得利益者的决心。